丁 树 勋

（1904—1929）

丁树勋，原名丁茂赏，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李集乡。父亲丁慕兰，阎锡山部旅长。丁树勋生性“古怪”。小时候读私塾时，就像“野马”一样，不守“规矩”。对私塾先生的呆板教学，一点不感兴趣。1921年，丁树勋进入商城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考取商城县中学。

经过五四运动，商城县城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党的活动开始深入学校。这时，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丁树勋，积极参加学校的“读书会”。《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向导》、《新青年》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是他爱读的书籍。由于他性格开朗，思想进步，乐于助人，同学们都愿和他接近，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老大哥”，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1926年春，丁树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为宣传大好形势，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丁树勋等组织成立了“新剧团”，排演文明戏，上街宣传演出。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恐惧和不安。半年之内，撤换了两位进步校长。1927年初，官绅子弟周 心如窃据了校长职务。他一上台，就将进步教师统统辞退，收回学生自治会办公用的房子，不准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议，解散“新剧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禁止排演文明戏，并向演戏学生的家长发恐吓信，加派心腹监视进步学生的行动。于是，一度生气勃勃的商城县中，一下子又陷入封建势力的高压控制之下。

县政府和学校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无比义愤。他们对新来教员思想上的反动，学识上的浅薄强烈不满,称学校为‘ 周氏宗祠 ”。

县中的政治斗争，一直得到中共商城特别支部的关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丁树勋挺身而出，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号召全校同学团结起来，与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他首先要求学校当局将原学生会的办公用房退还给学生。学校当局起初用软拖的手段应付，最后竟坚决拒绝。这惹怒了广大进步学生，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爆发了。

4月 8 日这天，丁树勋带领学生首先挂出“ 学生自治会 ”的牌子，继而围在校长室、教务处门口，高呼：“ 我们不仅要这两间房子,还要整个学校 !”“ 不能把学校变成‘ 周氏宗祠 ’ ！ ”斗争矛头直指以周心如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很快“ 打倒封建势力在学校的统治 ”“ 周心如滚出学校去 ”“ 解聘一切不称职的教员 ”“ 要回我们自己的学校 ’等巨幅标语，贴满了校园。学生们走上街头，宣传演说，全校罢课开始了，周心如等被来势凶猛的学生运动吓懵了，躲在家中不敢露面。

罢课期间，丁树勋一边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宣传讲演，争取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一边挑选学生代表到县政府请愿，揭露学校当局玩弄权术，任用私人，贻误青年等恶行；要求撤换校长，解聘不称职教员，准许学生自治会活动。否则，决不复课。县政府迫于学生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压

力，不得不答应了学生们的复课条件。

斗争胜利了，学校秩序马上恢复正常。学生们高兴地说：“若不是把周家一伙赶走，我们怎能学习得这么好，生活得这么愉快!”丁树勋趁势宣传“:这是革命嘛 我们要想学习好，生活愉快，就得革命。要想胜利，就得大家团结起来,有组织地行动。”

正当全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1927 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了商城。丁树勋临危不惧，坚持斗争，并登门动员情绪低落的同学出来参加活动。这年秋天，他和地下党员马石生一起，积极协助中共河南省委派来的代表，进行党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初，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商城，县委于 3 月 21 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由和平宣传转向武装斗争，并确定南乡为武装暴动地点，其他各乡积极行动，相机配合。在这次会议上，丁树勋被增选为县委委员。会后，被派回东乡峡口，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秘密武装，配合南乡的武装暴动。

丁树勋是家里的长子，很得爷爷、母亲的宠爱。在家里独来独往，无拘无束。

离他家不到一里远的卜店街，是他常去的地方。这条小街的西头，有一家铁匠铺，打铁的是杜少亭、杜新田父子俩。丁树勋一有空，就到这铺子里和杜家父子聊天，讲解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为什么会富的原因，动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穷人的组织——农会，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很快，丁树勋就组织起 30 多人的秘密农会，选铁匠杜少亭任农会主席。随后又发展了杜新田、李禄章等十多人加入共产党，成立起峡口党支部，丁树勋任书记。

为建立武装，他瞒着爷爷和母亲，叫农会会员在夜间把家中囤积的稻谷偷偷担出去卖掉，用卖稻谷的钱购买了一些子弹和枪支。他打听到南山余子店有个铜匠会造“撅把枪”，就叫熟悉这个铜匠的杜新田去买了三支“撅把子”。有了枪，丁树勋的腰杆硬了，农会会员的劲头也大了。他带领农会会员到韩家楼连续打了两家土豪，得银元 400 元，又用来买到两支驳壳枪。不到两个月，就建立起一支有五六支枪、十余人的秘密武装小组，活动于商东、商北地区。

丁树勋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非常鄙视父亲为军阀卖命。每当接到父亲的来信,他便递给母亲,轻蔑地说“:你家旅长来信了。’可他对党对人民感情深厚，热心快肠，慷慨无私。 1928 年秋至 1929 年春，由于商城局势紧张，县委迁到他家。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困难，县委大部分开支都由他供给，他还接济往来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旅途费用。 1928 年腊月，他爷爷病逝，家里去信催他的父亲丁慕兰回来料理丧事。丁慕兰没有回来，只寄回 300 元银元作为安葬费用。丁树勋接到这笔钱，没有告诉母亲，全部交给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县委又用这笔钱，购买一批子弹枪支。

1929 年 2 月末，由于坏人告密，中共商城县委书记李惠民和县委委员丁树勋同时被捕

国民党商城县长李鹤鸣亲自审问，对丁树勋、李惠民施用酷刑，进行百般折磨。

李鹤鸣招数使尽，看从丁树勋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准备对丁树勋下毒手，但又怕惹怒了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的丁树勋的父亲丁慕兰，于是他写信给丁慕兰说：“你儿子丁茂赏（丁树勋原名）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现已被捕，你看怎办？”身任要职的丁慕兰，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叛逆儿”，加之怕牵连着自己，就回信说：“只要证据确凿，照公事办理。”

李鹤鸣接到丁慕兰的回信，消除了顾虑。同时他又听到南乡共产党领导了农民暴动（即商城起义），成立了红军，并越闹越红火，更感到心惊胆战，于是匆匆忙忙在 6 月 10 日将丁树勋、李惠民杀害于城南二里碑。时年 25 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丁树勋虽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其父丁慕兰又是军阀阎锡山部下的旅长，亲族中不少人是地主豪绅，但这些都未能动摇他追求真理的决心。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之后，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工农大众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宏茂　林家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 石 生

（1902—1929）

马石生，又名马汝奎，1902 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琉璃庙街一个贫苦市民家庭。马石生姐弟二人，姐姐比马石生长十五六岁。马石生 3 岁时，父亲在贫病交加中辞世，姐姐出嫁。母子俩的生活全靠母亲纺纱、帮人洗衣来维持。 10 岁时，马石生才进入开封市第四小学读书。他深知穷人家的孩子求学不易，因而勤奋努力，刻苦攻读， 1918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市前营门中学学习。

家境的贫寒，生活的拮据，使马石生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帮人做工，用自己劳动得来的钱交付学杂费，购买学习用品。母亲看着自己儿子已长成大小伙子，便托人为马石生说媒，1919 年与开封市郊区的一农家姑娘李佩玉结为伉俪。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石生在开封市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此时他阅读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从中吸收了科学、民主新思想的营养。

1921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信阳邮政学校学习。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信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悄然传播。受恽代英之托在信阳筹建柳林中学的雷纪堂等进步人士，成立了以“ 群策群力，自助助人 ”为宗旨的互助分社，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马石生便结识了与自己有共

同理想、共同抱负的雷纪堂。

1923 年 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军阀吴佩孚阻拦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捣毁总工会会所的野蛮行径，一致举行大罢工。京汉铁路长达 1200 多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马石生目睹铁路工人团结如坚、众志成城的壮观场面，情绪振奋，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游行示威，积极投入支援铁路工人罢工的热潮，并给罢工工人送水、送棉衣。

同年夏，马石生由信阳邮政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商城县邮政局工作。此时，雷纪堂也由武汉回到了家乡，受聘于商城县中任教。初到陌生地方，一切都还生疏的马石生突然邂逅受自己尊敬的雷纪堂先生，非常高兴。工作之余常与雷纪堂谈论国家前途、革命人生观等问题，并通过雷纪堂结识了教育界的吴靖宇、黄秉耀等进步人士，从中受到不少教益。翌年春，马石生将妻子李佩玉从开封接到商城县居住。

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商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控诉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马石生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城关手工业工人，成立了“商城县工人救国会”，开展抵制日货、声援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6 月 30 日一大早，他组织工人参加全县救国大会，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对英日实行绝交”等口号。会后带领工人加入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一路上，马石生和工人、学生悲愤地唱道：“天昏地暗沪江边，英日逞强权，惨杀我青年，弹如雨，血如泉，赤手奋空拳。……此仇不能报，大恨怎能消，同胞奋起，不屈更不挠，努力打倒帝国主义责任在吾曹。”悲壮的歌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激起人们炽热的爱国热情，投入到这场斗争的行列。

10 月，商城党组织在城关邮政局斜对面的程巷口成立了“商城书社”。在吴靖宇的帮助下，马石生一本又一本地读完了《马克思学说》、《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ABC》、《社会进化史》等马列主义书籍和《向导》、《向导周报》、《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党的刊物。嗣后，马石生又参加了党组织创办的“商城学会”，逐渐弄懂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进步很快。1926 年 2 月，经胡攻非、吴靖宇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商城县第一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

马石生入党以后，工作的热情更高。他一再向党组织要求给他分配任务。

当时，上级党组织对商城党组织的领导，主要采用通信方式，包括购买进步书刊也是通过邮局寄来。为了保证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文件和革命书刊转递，便分配马石生担任特支联络员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后来，他又当上了邮检员。从此他为党工作的有利条件更多了，顺利地转送了大批情报和党组织的秘密文件。

1926 年以后，随着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开展，党的活动也日益活跃。特别是以商南为重点的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沟通全县组织上下联系，马石生又挑起了更重的担子——建立全县范围内的地下交通网。接受任务后，利用同事关系，主动找乡村邮工周维新、谢家荣、刘建廷、余庆荣等四人交朋友，倾谈穷人受苦的悲惨状况，探索阶级压迫的根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追求光明与进步。经过马石生的努力工作，很快把这四名农村邮递员都争取过来。利用他们下乡送信之机，不断地把上级和

县党组织的指示、决议，迅速传达到农村各基层党组织；又及时地把下边的请示、汇报带上来。由此，商城城乡地下交通网终于形成。乡村邮工周维新在马石生的教育帮助下，于1927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 年春，革命空前高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县中校长周心如、教务主任周念石等，仇视革命高潮的到来，极力反对学生们的进步，封闭学生自治会办公室，排挤打击进步教师，引起了学生们的义愤。中共商城特支抓住时机，领导县中学生爆发了声震全县的四八学潮。马石生是这次学潮的领导者之一。他既靠县中学生的力量，又积极动员工商市民各界的进步人士共同起来声援学潮斗争，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和对政府的压力。结果，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和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的声援下，县政府不得不答复学生们提出的复课条件，赶走了反动校长，解聘了不称职的教师，委任汪混源（中共党员）为校长，一批党员教师被派进县中任教。历时半余月的学潮斗争，终于取得全面胜利。

正当大革命运动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向前发展之际，蒋介石背叛中国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继之，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大肆“清党”，白色恐怖波及到商城。在这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一些不坚定的党员消极退缩，党的组织一度陷入瘫痪。而马石生充分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他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紧紧团结钟启泰、丁树勋等一批革命同志坚持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 9 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及时派人来到商城，对商城党的组织进行恢复、整顿工作。马石生密切配合省委派员一个一个、一次又一次地登门

劝说那些消极的同志振作起来，继续为党工作，并对阻碍党组织恢复的极个别人进行无情地揭露、斗争，保证了城关党组织的尽快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马石生担任城关支部书记，并在 1928 年 3 月 21 日县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县委委员，负责工运和城区党的工作。

1928年，革命还处于复苏时期，马石生不但表现勇敢、坚定，而且沉着、机智、果断。12 月，省委通讯处遭到破坏，敌人查抄出我党各地联络站人员名单。国民党省政府指令国民党商城县长李鹤鸣，立即逮捕商城共产党联络站吴香泉（即吴立人），企图全面摧毁商城共产党组织。这个秘密通缉令到商城邮政局后，被马石生发现了。他当机立断，一面将信件压迟一天投递，一面立即派共青团员江孝龙到商南丁家埠通知吴香泉迅速转移隐蔽。待李鹤鸣接到密令带着军警赶到商南时，扑了一场空。从而使商城县地下党组织避免了一次大破坏，保证了翌年商城起义的顺利进行。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紧张。平时，马石生节衣缩食，每月都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五六元钱交给党组织，有时一月竟拿出 20 元之多，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的家经常作为党组织秘密集会地点，每逢开会，他的妻子李佩玉总是在门外望风，一整夜一整夜地守卫着，确保了会议的正常召开和同志们的安全。

1929 年元月，豫东南特委委员杨桂芳、张廷桂到商城检查工作。17 日，杨因病由张陪同从乡下来城治疗。马石生和钟启泰将二人安排在城关朱氏巷阚家饭店住下，不料被一豪绅发觉向县政府告了密。当夜敌人以清查户口为名，将杨、张逮捕，马石生和钟启泰受牵连也同时被捕。

敌人抓到马石生后，一心想通过他弄清商城党组织的情况，企图把革命力量一网打尽。县长李鹤鸣连夜指使打手将马石生捆住一手一脚、吊在梁上，轮番审问。天亮，敌人把已经昏迷的马石生从梁上放下来，用冷水泼醒，又扒去衣服，用皮鞭抽打。但马石生咬紧牙关，一字不吐，敌人一无所获将马石生等四人押送国民党潢川专署监狱。当时，马石生的妻子生下女儿才三天。被解赴潢川之前，他深情地吻了吻襁褓中的女儿，安慰妻子说：“你放心吧！我要不了几天就会回来的。”

在潢川军法处，敌人以同样手段对马石生软硬兼施，用尽酷刑。马石生始终硬如铁，坚似钢，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渝、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每当敌人施刑后，马石生就义正辞严地向伪军法官说：“你们看见了吧，共产党人的骨头是最硬的！你们这群民族的败类，休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东西。”敌人恼羞成怒，于2月3日将马石生、杨桂芳、张廷桂等三人杀害。

马石生牺牲的噩耗传到商城，商城人民痛心不已。他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使商城人民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儿子。

（李宏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 登 云

（1910—1929）

马登云，字上元，回族，1910 年 3 月 8 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祖父马敏斋在昆明的回民中有一定影响，马登云小时常听祖父讲述杜文秀起义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就播下了阶级反抗的种子。

1923年，马登云小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投考了省艺徒养成所学习印刷术，空余时间又到开智印刷厂当学徒。1924 年，他考入省城较有影响的成德中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学费，第二年又转到回族杨文波先生在昆明创办的完全公费的八属联合初级师范学校上学。

马登云在联师读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大量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 ABC》以及鲁迅的杂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戏剧等。这些书刊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对他走上 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生纷纷响应，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昆明的学生也奋起走向街头，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活动。马登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第一次投入到革命运动中，他在学校里发起组织了学生会，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并代表联师参加省市学联的反帝革命工作，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1926 年，马登云团结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在联师组织了“ 青年读书协进会 ”,参加者有 30 多人。在会内，他

组织大家读进步书刊，关心时事，接受新思想。当时，正是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为了让同学们多了解一些广州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他又想方设法订了一份广州出版的革命报纸。通过学习、讨论，同学们坚定了献身民族民主革命的决心。在未接受党、团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马登云能够自发地、勇敢地组织青年起来探索革命真理，研究马列主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来，马登云参加了云南共产主义先驱李国柱等人组织的“云南青年努力会”。于是“读书协进会”停止了活动，许多会员在马登云介绍下参加“青年努力会”。通过学习，马登云的思想变得更为敏锐。当时，云南军阀唐继尧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拼命鼓吹“国家主义”，许多人都为之迷惑。一次，一名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宣扬“国家主义”，马登云立即起来反驳，指出国家主义是和当时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背道而驰的。在他的启发下，同学们分清了是非。

1926年秋，根据革命的需要，中共广东区委派李鑫等同志到云南建立地下党组织，并加强了对团组织的领导，扩大团的组织，马登云即被吸收为共青团员。从此，在组织的帮助下，他的思想进步更快了，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在学生运动和省学联的工作中都是走在前面。

1927年2月，为了推翻云南地方军阀唐继尧的独裁统治，云南地下党特支决定通过统战工作，促使唐手下的四名军长联合倒唐。马登云等领导的共青团和学生会积极配合党的工作，参加了秘密倒唐运动。倒唐成功后，四名军长在宜良召开会议，一部分人民团体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向他们反映云南各界人民的意见与要求。马登云以学生联合会代表

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向新的当权者提出了废除唐政府的各项反动政策，保护各界人民民主权利的要求。

二六政变后，云南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了很大发展。王德三等同志奉派回滇扩大云南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在其领导下，共青团组织也得到了整顿和发展，学生中建立了团支部，马登云担任了组织委员。他积极地在各校发展团员，领导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活动，建立了近十个基层支部，发展团员 70 多人。

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马登云日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引导人民走向光明的惟一政党，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一场极其艰苦而伟大的事业，他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1927 年 5 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更高涨的革命热情投入革命斗争。这时，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组织决定派马登云到嵩明去协助其他党员做农运工作。这对从小在城市长大，又是学生出身的马登云来说，是一项陌生而又艰巨的任务，但是他满怀信心，奔赴岗位。他到嵩明后，以在嵩明中学及小学任课的身份为掩护，深入调查了解农村的各种情况，到农村去做宣传工作，筹备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经过半年的工作，嵩明农民协会有了很大发展。1927 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大举“清共”，白色恐怖笼罩全省，马登云被迫隐蔽下来。

1928 年 1 月的一天，马登云到昆明向中共云南临时省委汇报工作，在威远街附近被国民党“清共”委员会的特务逮捕，被关押了一年多的时间。关押期间，马登云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因为马登云以前经常到工厂接触工人，

进行宣传，深受群众爱戴和拥护，在他被捕的时间里，监狱附近兵工厂一位工人一直自愿为他送饭，这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温暖，增添了革命的力量。经过党组织和家人的多方营救，他 1929 年初方获释放。

出狱后，马登云受聘于昆明市回族清真会主持的明德小学任校长。他利用这一公开的职务，秘密与党取得联系，开展革命工作。他和学生打成一片，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不放过可以利用的时机进行革命宣传，深受学生的爱戴。

1929年，龙云据守昆明，因为怕胡若愚、张汝骥的部队偷袭，命令将原昆明小北门外收存的火药运到北仓坡储存。7 月 11 日，在用牛车运载火药时，不慎发生爆炸，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人民灾难十分严重，这就是昆明空前的七一一惨案。事件发生后，9 月底，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来昆明。名义上是慰问难民，实际上是拉拢云南军阀进一步投靠蒋介石，镇压云南人民革命运动。龙云也趁机推卸责任，把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嫁祸于共产党。为此。云南地下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慰问灾民，一面进行宣传，揭露其反动阴谋。 10 月的一天，龙云在云南讲武堂召开昆明各界官绅军民大会，进行策划已久的反共宣传，并请王柏龄讲话。马登云等根据党的指示，在王柏龄大肆散布谣言，攻击共产党时，突然燃放鞭炮，散发传单，高呼反蒋口号。会场一时大乱，王柏龄狼狈不堪，会议草草收场。为了镇压人民，讨好蒋氏，龙云当即下令进行大搜捕。第二天，马登云在学校不幸被捕。同时，秦美、田定邦、李凤友、甘汝松、龙振华、李景源、马如卓等革命者也先后被捕。为了掩人耳目，未经公开审讯，龙云就匆匆下令将他们

绑赴南校场枪决。八位烈士，血染大地，映红蓝天，精神永存。

马登云等烈士牺牲在最黑暗的年代。今天，当人们漫步在阳光明媚的花园中时，不应该忘记，这里曾是烈士鲜血滋润过的土地。

（陈祖英）

王　　佐

（1898—1930）

王佐，又名王云辉，1898 年出生在江西省遂川县下七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五。其生父、养父均于他年幼时去世，所以小时家境十分困难，一直过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12 岁那年，他不得不到宁冈姐姐家，帮姐姐带孩子，做家务。过了几年，姐夫将他送到同村的一个裁缝匠那儿当学徒。由于王佐聪明灵慧，师傅很喜欢他，一边教他手艺，一边还向他传授武术。学徒期满，王佐回到家乡，独立开业。

虽然有了一门手艺，但王佐的生意却很清淡，因为同村的穷苦人家一年四季没有多少衣服好缝。迫于生计，他投奔到湘赣边界最早崛起的绿林组织朱聋子的队伍当中充当“水客”（专门担任打探消息和带路的人）。王佐生性倔犟，不甘居于人下，在朱聋子那儿，每次“杀富济贫”的成功行为都给他以鼓舞。他想，干脆自己也拉起一支队伍，除暴安民。于是，在 1924 年春节后，他以 60 块银元的价格，买得一支坏了的九响毛瑟枪，便离开朱聋子，邀集了十多个人，组织起一支绿林队伍。由于枪少，他们还不敢公开亮出旗号，他们想多弄到几支枪。就在这时，天从人愿。一天，从遂川县城来了四名税警，每人带了一杆枪，下乡催收捐税。得到这个消息，王佐不禁喜出望外，把哥哥王云龙、好友李克昌等几个人找来，定下夺枪计。税警们来了以后，王佐等人杀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